

FU NU ZUI MAN CHANG DE GE MING



# 妇女：最漫长的革命

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

图书馆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D440  
62  
3

FU NU ZUI MAN CHANG DE GE MING



# 妇女：最漫长的革命

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

主编 李银河 副主编 林春 谭深

087513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李  
银河主编.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5

ISBN 7-108-00954-4

I. 妇… II. 李… III. 女权运动-理论-西方国家 IV.D  
44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5156 号

**责任编辑** 张琳  
**封面设计** 董学军

---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5 印张 212,000 字

1997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7,000 册

---

ISBN 7-108-00954-4/B·168

定价 15.80 元

## 出版说明

这本译文集是从西方当代著名女权主义理论家和学者最具代表性、最为深刻、影响最大的论述中精选出来的。所选文章有的是女权主义理论的经典，如《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一文曾在西方女权主义思想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有的是从某个学术领域，如哲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角度论述妇女相关问题的精华之作。当此妇女理论研究热潮兴起之际，为提高我国妇女研究的总体水平，也为了促进中国妇女研究与世界学界的交流，我们从浩如烟海的女权主义文献中精选出十二篇翻译汇编成书。本书的出版，将为妇女研究领域的中国学者和关心当代西方社会状况与女性问题的读者开启一扇了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大门，了解她们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她们的研究正在何种层面上进行，以及我们同她们的差别或差距。我相信这种沟通是必要的。对于书中的各种分歧与争鸣，有心的读者自会鉴别良莠，去芜取精。

这本译文集得以出版首先应感谢三联书店的董秀玉女士。在目前纯学术著作出版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能够得到她如此难能可贵的理解和支持，的确令我们十分感动。

其次，我们感谢福特基金会的白梅女士——她资助了我们

外来女劳工课题组的研究工作，这部译文集也是这个课题的成果之一。

我们还要感谢原作者的无偿授权，从她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使女权主义运动得以存在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剑桥大学林春博士为译文集的初选工作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以她丰富的学识为这部译文集的权威性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李银河

1995年11月于北京

# 目 录

出版说明 .....	李银河	1
女权主义政治理论引论（代序） .....	瓦勒里·布赖森	1
妇女：最漫长的革命 .....	朱丽叶·米切尔	8
资本主义、家长制与性别分工 .....	海迪·哈特曼	46
超越不幸的婚姻 .....	艾里斯·扬	76
——对二元制理论的批判		
男性生命周期中的女性地位 .....	卡罗·吉里根	106
非哲学的社会批判 .....	南希·弗雷泽 琳达·尼科尔森	126
——女权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相遇		
性别：历史分析中一个有效范畴 .....	琼·W·斯科特	151
性别与科学：1990 .....	伊莱恩·福克斯·凯勒	176
在西方人的眼里 .....	钱德拉·塔尔福德·莫汉蒂	205
——女权主义学术成果与殖民主义的论述		
东西方女权主义 .....	南尼特·芬克	243
大男子主义在东欧的抬头 .....	佩吉·沃森	261
妇女解放的政治哲学 .....	阿莉森·贾格尔	281

瓦勒里·布赖森

# 女权主义 政治理论引论\*

---

(代序)

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西方政治理论一直是忽略妇女的。那些掌权者和即将掌权者的分析极少提及我们;而当我们有幸被注意到时,人们总是为我们被排除在公共事务之外和被限制在家庭之内的状况大加辩护;我们极少有幸被视为值得郑重对待的政治动物。时至今日,对人类这一半的排斥,不是被当作不可更改的状况,就是被当作不值一提的小事;男女之间的种种不平等现象往往被视为在实践中是不重要的,在理论上是无趣的。然而,女权主义政治理论认为,女性及其状况是政治分析的中心;

---

\* 本文原为瓦勒里·布赖森所著《女权主义政治引论》一书的序言, Valerie Bryson, *Feminist Political Theory*, Macmillan Press Ltd., 1992; PP. 1 - 7。——编注

它提出一个质询：为什么一切已知社会中的男性都拥有凌驾于女性之上的权力；怎样才能改变这一状况。因此，它又是一种政治参与的理论，它所追求的是去理解社会，以便向它提出挑战，并对其加以改变；它的目标不是抽象的知识，而是那种能够被用来指导和造就女权主义政治实践的知识。

“女权主义”这一术语于 19 世纪 80 年代首次出现在英文当中，旨在支持男女平等的法律和政治权利。自那时起，它的意义一直处于演变之中，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这里，我将取其最为宽泛一般的意义，即用它指称所有那些理论或理论家，他们认为性别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是一方压制另一方，一方服从另一方的；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政治权力问题，而不是一种自然的事实；并且认为这一问题对于政治理论及实践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还意味着我将按照现代而非当时的标准运用这一定义，来指称那些在这个大概念存在之前就写过类似东西的人，并用它来指称某些他们自己否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的人（大都由于他们认为这个术语特指中产阶级妇女）。我还将暂时地把一些对女权主义辩论作出贡献的男子包括进来；然而，在此应提请人们注意的是，许多现代女权主义者认为，男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女权主义者，或者由于他们是“敌人”，或者由于他们缺乏亲身体验，他们最多只能成为女权主义的支持者。

女权主义思想的发展不仅是不平衡的，而且常常卷入深刻的理论分歧。这一点反映出处于不同社会和环境况中妇女的需求和理解力的差异，以及女权主义混杂纷繁的根源——其根源既有“男性主流”政治思想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传统，又有妇女自身的经验。许多现代评论家不是把女权主义当作一个统一的思维整体来加以评论，而是把它区分为多种不同的立场。最为



常见的几种流派是自由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激进女权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这一术语有些含混不清之处，它既被用来描述那些将社会主义与女权主义的目标联系在一起的理论（无论这些理论是否专门以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为基础）；也包括一些把马克思主义与激进女权主义综合起来的现代尝试。

根据这一分类法，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由于女性像男性一样是理性的人，所以她们就应当同男性享有同等的法律与政治权利；于是，在过去的三百年间，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一直在为妇女的受教育权、就业权、参政权以及在法律上与男性完全平等的权利而辩护、而斗争。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注重公共领域的权利问题，却对可能存在于家庭和私人生活中的权利关系不加评论；它认为，原因的正义性将确保其成功，男性毫无理由对此加以反对。尽管这一理论的前提承认女性作为一个群体目前处于不利地位，但它仍然认为，政治和法律上的平等一经获得，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机会，就全靠每个女人的个人努力了。

然而，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却认为，在阶级社会中，这种权利只能使少数中产阶级妇女受益；而大多数妇女就像大多数男人一样遭受压迫，直到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被共产主义所取代。这一观点认为，妇女解放的关键在于妇女进入有偿劳动市场，在于妇女参与阶级斗争；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妇女受压迫的基础——她们对男性的经济依赖性才能消失，孩子公共抚养和家务劳动的公共承担将免除妇女的家务负担，使她们能够充分就业。仅仅通过寻求正义并不能实现这一变革，因为这一变革是经济发展的特殊阶段的产物。因此，性别之间的平等不是意志

的产物,而是特殊历史环境的产物。

激进女权主义者则认为,上述两种理论全都忽略了男性权力的性质及其无处不在的特征。激进女权主义是在 60 年代末才开始完全清楚明确地提出来的。它认为,男人对女人的家长制权力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权力关系。它进一步指出,这一权力并不仅仅限制在经济和政治活动这类公共领域之中,而是一切两性之间关系包括最为亲密的关系的特征。这种“个人的就是政治的”的主张,旨在对权力和政治学进行重新定义,因此成为对政治学理论假设的挑战;它认为,这些政治理论本身已被当作男性统治的工具,它或者是为男性权力及其在“私人”生活中的基础作辩护;或者是掩饰这一现实。有些激进女权主义者更进一步主张,男人与女人之间在行为和特质上的差异是由生理因素决定的,而不是由社会环境获得的,而女人拥有更优越的品质;对其中一些人来说,这就意味着所有的男人都被当作“敌人”,而女同性恋性别分离主义则成为唯一可行的女权主义选择。其他人反对这种主张,但是也认为,男人作为一个群体在生活的各个领域是压迫女人的,对这一点的理解必须作为一切女权主义政治学的中心命题。

一些现代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则主张将马克思主义和激进女权主义的精华结合起来。他们赞同激进女权主义所坚持的观点,即男性权力的无所不在,以及把生活的一切领域当作政治领域来看待。然而,他们试图为家长制权力找到一个历史的位置,以此去理解它与其他统治形式的关系。他们特别关注的是试图去探讨阶级压迫和性别压迫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相互作用的方式。在女权主义政治的意义上,他们在各个层面展开斗争;有时这种斗争包括与男人的合作。与自由女权主义和正统马克思

主义女权主义不同,这些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认为,保持目前的性别不平等状态至少与男性的短期利益相符;然而,与一些激进女权主义也不同,他们并不认为男人与女人的利益是永远对立的。

按照上述这一分类法,共有四种女权主义观点,它们把妇女的状况归因于恶劣的法律、恶劣的经济条件、恶劣的男性或者是这一切的集合状态。然而,这一分类法把复杂的理论概括得过于简单,而各种理论并不能够被清清楚楚地划分在这些不同的类别中,它们总是不停地发展;这些标签的使用有时会掩盖了女权主义思想和行为的复杂性。因此在使用这些理论的分类时,必须十分谨慎。尤其应当注意不同观点之间的交互影响。虽然它们之间存在着大量的差异,但近些年来,女权主义思想有一定程度的趋同倾向,其中至少包括对过去一些武断和简单化观点的否定。

然而,差异仍存在于一个关键领域,即有关“差异与平等”的论争。许多女权主义者总是不愿为男女两性间的生理差异赋予任何政治意义,并认为这一点一向被利用来作为妇女的不利地位的依据。然而,一些女权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直争辩说,女性是天生优越于男性的。目前,在现代激进女权主义中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坚持认为,生理差异为女性的全部生命增光添彩。他们特别爱强调的一点是,男性天生是爱竞争的,富于攻击性的,在性方面是具有掠夺性的;而女性能生育这一生理能力就意味着她们与生俱来赋有和平、抚育和合作的“女性气质”。有一些人更进一步认为,女人实际上和男人连思维方式都不同,女性的直觉和富于同情心,比起男性的精算慎思及追求理性,更能提高人的理解力;对其中一些人来说,女性性欲的宽泛性质,使她们更

容易接受“非线性”的理解方式，这就突破了男性逻辑的局限性。这类争辩有可能对传统的观念提供一个有力的校正，这种传统观念是以行为与思维的男性模式为天经地义的规范来定义人性和理性的，所谓“客观性”实际上只是男性偏见的遮羞布而已。它还使我们能够为那些在传统上同女性联系在一起的活动和品质赋予价值。然而，这种生理决定论似乎代表了在政治理论上走进死胡同的东西，虽然它很有影响，但也因此遭到许多现代女权主义者的强烈抵制。

另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领域是所谓现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当中的种族主义。正如女权主义抨击传统政治理论排斥女性或将女性边缘化一样，女权主义本身也被批评为欧美的白种女性把她们自己的观点和需要世界化，从根本上忽略了黑种女性和第三世界女性各不相同的观点——实际上许多术语的用法本身就表明，白种第一世界女性的观念被当作规范强加给其他群体，与此同时则掩盖了由这些术语加以分类的女性之间的巨大差异。目前有些女性提出，应当把迄今为止被边缘化的妇女的经验当作中心点，而不是把它们仅仅当作可供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选择的额外的东西，并且还应当把既存观念同男性理论一起抛弃。也有人认为，现存理论的局限性是能够被克服的，一般来说，比起过去，西方女权主义已经更多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然而，有一个大问题尚未解决，即究竟是否存在一种适用于全球妇女运动的原则，这个问题在今后数十年中将成为争论的热点。

近年女权主义对传统理论的批判已经同“男性主流”政治思想与哲学的危机结合起来。不仅东欧的政治变迁使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陷入迷惘之中，而且整个西方政治思想都受到了“后现代

主义”理论的冲击,这一理论从原则上否定具有确定性和客观性的可能性。从这一新观点出发,将不再有终极真理和确切的知识,“正义”或“正确”这一类概念全都丧失了意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性也同样被当作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加以否定。后现代主义受到一些女权主义者的欢迎,他们把后现代主义当作权力关系理论的重建与非神秘化;它还能够打破“女性”这一类别的划分,使我们注意到这一类别中所包含的千差万别的经验。然而,学术新潮思想同真正的理论见解还不是一回事。一些最为谨慎的女权主义者认为,后现代主义不可能为女权主义提供理论基础;甚至有人指出,它不过是保守理论的一个最新变种,它否定了那些对男女关系现状发起挑战的企图合法性。

我在这部著作\*的写作过程中的发现,超出了以往一切女权主义政治理论的复杂性,这些理论过去和现在一直处于发展之中;超出了早期的女权主义思想家能够想象到的一切论争和思想的“新鲜”程度;也超出了女权主义过去一直致力于冲破的传统政治论争的界限以及向旧有理论假设发起挑战和提出新命题的方式。它意味着,为女权主义“定位”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它提出的各种命题对于理解政治权力是绝对重要的;在寻求对妇女状况的解释的过程中,它提高了我们对政治生活的一切领域的理解;而一切政治理论如果忽略了女权主义的思想,将不可避免地成为片面的和贫困的政治理论。

李银河 译

---

\* 指《女权主义政治理论》一书。——编注

朱丽叶·米切尔

## 妇女： 最漫长的革命\*

---

〔编者按〕 朱丽叶·米切尔 (Juliet Mitchell) 1940 年出生于新西兰，自 1944 年起移居英国伦敦。早年曾任利兹大学英国文学系讲师，并在世界许多著名大学任客座教授。目前在伦敦任心理分析专家。她撰写过许多著作论文，研究领域涉及妇女学和心理分析。她是英国最重要的女权主义思想家，主要著作有《妇女财产》、《心理分析与女权主义》、《妇女的是与非》、《妇女：最漫长的革命》等。本篇是女权主义理论史上的经典之作，也是本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妇女运动的第二次浪潮的纲领性文献。本文从社会主义关于妇女的观点谈

---

\* Juliet Mitchell, "Women: the Longest Revolution", *New Left Review*, Nov./Dec., 1966. —编注

起,对马克思、恩格斯、倍倍尔、波伏瓦在妇女问题上的观点作出了具有独立见解的评论。文中将妇女受压迫的机制概括为四大类:生产、生育、性和儿童的社会化。在生产结构中,她探讨了体力与妇女受压迫的关系;在生育结构中,她探讨了避孕及生育与生产的关系;在性爱机制中,她对比了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差异;在儿童社会化机制中,她讨论了幼儿期与家庭模式等问题。本文的结论认为,只有改变结合成一个整体的这四大结构,妇女才能真正获得解放。

妇女的境遇有别于其它任何社会群体的境遇,因为她们并不是诸多孤立的团体中的一个,而是人类这个整体的一半。妇女是人类的基础,不可替代。故她们并不像其它的社会群体,所受的剥削也有别于其它社会群体。对人类来说,她们必不可少,然而,她们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中的作用却被忽视。恰恰是这种结合——即必不可少却被忽视——决定了她们的命运。在男性世界里,她们的境地可与受压迫的少数民族相提并论。但同时,她们又存在于男性世界之外。这双重境地互相证明着对方的合理性。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妇女的劳动亦处于整体经济的边缘,而男人是通过劳动改变自然条件、建立社会的。除非在社会劳动中产生一场革命,否则,妇女的劳动就只会被看作是男性劳动附属品。然而,妇女被赋予了自己另外的世界——家庭。家庭像妇女自身一样,被视为自然的产物,而实际上它是文化的产物。正是这种思想观念将那些特定的社会形态看作是自然本身的某些方面,二者均被奉为理想。“真正”的女人和“真正”的家庭是和平和富有的象征:实际上她们既是暴力又是绝望的承受者。但是,马克思在谈到资产阶级关于“黄金般的古代世界”的

神话时曾精辟地描述了妇女的处境：“……从某种意义上说，远古孩提般的世界显得非常崇高，而且，只要我们仅仅只想获得封闭的形态、模式和有限的居住地，那么，它就永远是这样。远古社会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有限的满足，而现代社会总是让我们感到不满足，或者即使满足，它也是庸俗和鄙劣的。”

## 社会主义者论妇女

19世纪所有伟大的社会主义思想家都认识到妇女的从属性问题，并意识到她们自身解放的必要性，这是这次革命运动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但是今天在西方，这个问题即便没有被社会主义者完全忽视，也是摆在第二位的。或许没有其它问题像妇女问题这样被人们所遗忘。在英国，在那些极富左倾色彩的清教徒的后代中广泛地流行着一种保守的观点，即认为他们自己是“进步”的。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是彼得·汤森德发表的一段著名言论：“在传统上，社会主义者忽视了家庭，或者说他们公开地试图弱化家庭——他们宣称族阀主义以及家庭纽带带给每一个追求完美的个人造成了束缚，而将社会的基础建筑于家庭之外基础上的极端尝试都不幸失败了。社会主义者通常称同事为‘兄弟’，共产主义者称同事为‘同志’，这些称呼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人生主要的成就在于：成为一个家庭的成员，并再组建个家庭。试图掩盖这一真理将会一无所获。”<sup>①</sup>

这一反革命的观点是怎样产生的呢？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主义思潮中妇女的现状成为沉默的一角？本世纪初，德国社会民主党正统文献之一《妇女：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作者奥古斯都·



倍倍尔写道：“每一位社会主义者都认识到工人对资本家的依赖性，而不明白为什么资本家认识不到这一点；但是这些社会主义者却常常认识不到妇女对男人的依附性，因为这个问题或多或少触及到他们每一个人。”<sup>②</sup>但是这一解释从心理和道德角度都很不充分。更为深入系统的研究工作正在进行。这需要对历史重新加以审视。由于篇幅原因，不可能在此涉及。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社会主义理论在这个主题上的忽略，其原因之一不仅是在历史进程中，而且在古典社会主义理论中，对该主题的探讨都是不够的。因为当上个世纪所有伟大的研究都强调该问题的重要性时，社会主义者并没有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他们在方法上的局限性也从没有被超越。

在早期社会主义者中，傅立叶是妇女解放和性自由的最热情的倡导者，在妇女问题上，其著述颇丰。在一段著名的论述中，他写道：“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马克思用赞许的态度在《神圣家庭》中引用了这句名言。<sup>③</sup>但是，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他独特地赋予这种观点以一般的和哲学的意义。在对性解放有着更大兴趣的傅立叶眼里，妇女解放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标志着文明意义上人性对兽性的胜利。而对人性战胜兽性、文明战胜自然这一更基本的法则来讲，下述观点是一种进步：“男人与女人的关系是最自然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显示了人类由自然行为转变为人类行为的程度，人的本性转变为自然本性的程度，以及人的自然性转变成成人之为人的程度。”<sup>④</sup>这是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典型主题。